

大袖遮天◎著

Butterfly Valley

蝴蝶谷

死亡与背叛，出卖与被出卖

随 绝望冰冷的泪珠

得太迟

是传说的恶鬼抑或不堪的人心



YZL10890113361



Butterfly Valley

蝴蝶谷

大袖遮天◎著



YZLI0890113361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蝴蝶谷 / 大袖遮天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229-03168-8

I. ①蝴… II. ①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9527号

蝴蝶谷

HUDIE GU

大袖遮天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李 子

责任编辑: 李 子 李 梅

责任校对: 夏则斌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张雪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8.5 字数: 196千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3168-8

定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Butterfly Valley

1 被困蝴蝶谷	001
2 房间诡事	014
3 每个人看到的都不同	025
4 深夜魅影	030
5 带血的拖鞋	036
6 失踪	039
7 不能相信谁?	046
8 鬼在我们中间	057
9 照片消失了	080
10 每个人都可疑	087
11 开始的故事	095
12 地底囚徒	111
13 多了一个	124
14 噩梦	133
15 疑云重重	146
16 谁在暗中笑?	157
17 杀鬼	181
18 误会	186
19 究竟是不是鬼?	199
20 又多了一个鬼	214
21 照片的真相	229
22 谁之错?	237
23 最可怜的鬼	257



1 被困蝴蝶谷

车子在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公路拐了几个弯，路面质量越来越下降，最后变成泥土的路面。两旁的景色也随之变换，城市里的楼房屋宇已经远去，初时还能看见大片的稻田中有几间农舍，到了后来，连农舍也看不见了，只有延绵起伏的群山，好似屏障一般在路两旁矗立。路上飞扬的尘土从窗口飘进来，呛得人连连咳嗽。

林霖雨看了看手机上的显示——车子已经走了两个多小时，就快要到达目的地了。

他和几个同学约好在这个荒僻的蝴蝶谷探险。蝴蝶谷是位于灵州东部的山谷，四周青山环抱，只有一个朝外的狭小出口。林霖雨他们偶然从电视上得知有这么一个所在，当下约定一起来谷中探险。林霖雨由于有事晚走一步，其他的九个人都已经先在谷中等他了。他很想打个电话过去问问情况，无奈蝴蝶谷实在太偏僻，是电讯信号的盲区，屏幕上一格信号也没有。

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冒险旅程？

正沉思间，车子猛然一个急刹车，司机回头道：“到了。”司机满脸疲惫，有点不高兴的样子。他本来不愿意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无奈林霖雨是他们局长的公子，只得勉强跑一趟，难免有点抱怨。

“谢谢，辛苦了！”林霖雨跳下车，掏出条烟递给司机。司机收了烟，倒转车头，绝尘而去。

林霖雨望着车子远去，吁了一口气，开始打量起周围的环境来。

蝴蝶谷四面都是青山，入口处由两块巨大的岩石包围，人站在岩石下，仰头望去，仿佛被包围在一口深井里。车子来的那条路一面靠山，另外一面却是极深的深渊，一望下去，看不见底。

林霖雨从谷口进入，转过几块岩石，眼前豁然一亮。

蝴蝶谷名为蝴蝶，果然不虚此名，谷中各色蝴蝶翩翩飞舞，如同大朵的鲜花飘浮在空中，四面青山隐隐，流水淙淙，地上长满鲜嫩的绿草，景色宜人。唯一有点煞风景的就是绿竹林中露出的房屋一角了。那个地方是一栋度假别墅。据说灵州市政府本来是预备在此建立一个度假村，将蝴蝶谷开发为一个新兴的旅游景点，无奈这里地势太过险要，施工不方便，才建立了一栋别墅，就已经因为交通和采石死了6个人。民间舆论沸反盈天，政府迫于压力，便将工程搁置一边，连本来准备修的路也只修了一半就草草了事。因此蝴蝶谷虽然艳名远播，真正前来的旅游者却少之又少，别墅的租金也就极其低廉，正好便宜了林霖雨这帮没多少钱的学生，将整栋别墅都包了下来。

林霖雨穿过幽凉的竹林，到了别墅门前，轻轻叩门。绿草和野

花经烈日一晒，都蒸腾出一种好闻的山野气息，令人倍觉神清气爽。

别墅周身围满了绿色的爬山虎，屋顶有点像西方的城堡，圆圆的一个顶盖，一根长长的避雷针直刺苍穹；而门则是模仿古代的城门，黄铜表皮上钉着许多大铜钉，还有一对兽环，叩门之下，兽环与铜门相撞击，发出悦耳的声音。

“谁？”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传来。林霖雨不由皱了皱眉头。那女孩的声音中似乎隐含着某种惊恐的意味，以至于林霖雨没听出这是谁的声音。

“开门，是我，林霖雨。”他继续敲门，一边暗暗摇头——女孩子就是喜欢一惊一乍。

门无声地开了。

林霖雨走进门，不由怔住了。

别墅内开着灯，四面窗户都被厚厚的窗帘遮住，透不进一丝阳光来。他的九名同学全部集中在正门的大厅里，看见他进来，他们全都露出复杂的表情，似乎是高兴，又仿佛是恐惧——恐惧？林霖雨不由暗自一笑，怎么会突然产生这种感觉？

林霖雨站在门口，等了几秒钟，没有一个人说话，连刚才来给他开门的刘莎也悄悄地退开了。大家静静地看着他，仿佛他是一个突然闯入的外人，只不过一天不见，这些平时玩得极好的同学似乎都变得陌生了。

“是我神经过敏吧？”他悄悄嘀咕一声，清清嗓子，在唇边展开一个微笑：“兄弟们，看见我怎么不欢迎啊？”

他这样一说，那些同学互相看看，发出轻轻的笑声，渐而是大笑。

“小林子。”陈若望走上来，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想到这里这么偏僻吧！”陈若望是他们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平时俨然是老大哥，对大家都很照顾。其他同学也都纷纷走过来，亲热地跟他打招呼，一张张笑脸十分灿烂，打消了他刚进门时的异样感觉。

“外面很大的太阳，怎么不开窗？”林霖雨说着便要去掀开窗帘，就在这时，他听见好几个人同时惊叫：“不要！”声音惊慌莫名，而陈若望则已经扑上来拽着他往后拖。他愕然回头，发现大家脸上都是一片惊惧，刘莎和冯小乐胆子最小，甚至眼泪都要出来了，鲁刚和栗诚则站在陈若望身后，身形将动未动，似乎也是要扑上来捉住他，坐在沙发里的江欢雅、岑宇扬、杨飞和白笑笑似乎都惊吓过度，有些发呆地望着他们，脸上一丝血色也没有。

刚才那种异样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心里又是一颤，将欲揭窗帘的手放下——所有的人都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你们怎么了？”他问，“我一来就觉得不对劲，出什么事了？”他望着大家，可是每个人都不敢和他的目光对视，一个个心虚地垂下眼帘。他们在他们脸上扫了一眼，将目光停留在陈若望的脸上。

陈若望尴尬地四处望望，和其他人交换了几个微妙的眼神，终于抬起头来，直视着林霖雨：“小林子，实际上，我们已经准备结束这次旅行了。”他停下来，等着林霖雨说话。

林霖雨没有做声，继续看着他。

陈若望叹了口气。

“小林子，过来坐下。”杨飞坐在沙发上对他招招手。他依言过去坐下。大家都围拢来，坐在他的周围。

“为什么突然要离开？”林霖雨问。

其他人互相看了看，露出复杂的表情。

“我来说吧。”杨飞叹了口气，“我们急于要离开这里，是因为这里闹鬼！”

“闹鬼？”林霖雨不敢相信地望望其他人，大家纷纷点头。

“怎么闹的？”他不相信世界上有鬼。

杨飞一愣，过了几秒钟才道：“就在这栋房子里，昨天确实闹鬼了，但是我们已经约定再也不提这件事情，因为实在太恐怖，我们都没有胆量再提。”他的声音小下去，低垂了眼帘，面色又变得苍白起来。

林霖雨绝对不相信世界上有鬼！

但是他也知道，这些同学都不是胆小的人，杨飞和陈若望等人都是不信鬼神之说的，然而他们现在都是一副被吓破胆的表情，可见昨天发生的事情确实很可怕，甚至可怕到了他们提都不愿意再提起的地步。

“你若是不愿意走，你就自己留下来！”白笑笑突然尖声说道，“谁想留下来请自便，我是一定非走不可！”她的脸色白得有点发青，神色几乎有点狰狞了。林霖雨愕然地看着她，在他的印象中，白笑笑一向活泼开朗、遇事大而无畏，现在却变得有点不认识了似的。

似乎所有的人都改变了，林霖雨看着大家，心里又一次产生了这种想法。他突然注意到，客厅里放着几个旅行包，数了数，一共九个，加上他自己一直提在手里的包，一共十个。也就是说，大家的行李都在这里了，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离开蝴蝶谷。以林霖雨对他们的了解，如果不是发生了极其可怕的事情，他们是不会这么做

的，实际上，粟诚和杨飞在学校里是以勇敢著称的，他们甚至曾经相约在学校后山的坟墓丛中坐了一个晚上，赢来一顿丰盛的夜宵，但是现在连他们都极度害怕……

“好吧，我们走吧。”他说，“但是我要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然我会被好奇心憋死！”

其他人又交换了几个含义复杂的眼神，林霖雨很不喜欢他们这种眼神，那让他感觉大家共享一个秘密，而他却被排除在外，好像他是一个局外人。

“可以，”陈若望说，“但是要等到离开这里以后。”

“成交！”林霖雨说。大家都松了口气，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东拉西扯，每个人都渐渐恢复了常态，白笑笑不断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岑宇扬也慢条斯理地说他的冷幽默。

似乎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但是林霖雨注意到，每个人都会时不时地偷看他，等他一注意到，立刻又将眼睛移开。他心里产生了很不愉快的感觉。

也许这别墅确实有问题，大家在这里住了一夜，仿佛都受到了影响了。

他开始打量起别墅来。

这栋别墅内部结构十分简单，地面上铺着猩红的地毯，中央一张大沙发和长长的木茶几，正对着门的是一个巨大的吧台。大厅两侧有几道门，分别通往活动室、厨房和洗手间，另外有一扇后门，被锁得紧紧的。大厅四面墙壁上，各有一扇窗对外，但是现在都被窗帘遮住了。

靠左边墙壁，是一道隐蔽的楼梯，直通二楼。林霖雨抬脚正准备上楼，被陈若望拉住了：“不要上去了，不是说了这里闹鬼嘛，

没离开这里之前，大家还是都留在客厅吧。”

坐到沙发上，和大家聊着闲话，林霖雨仍旧是觉得十分别扭，似乎有一层厚厚的隔膜横亘在他和其他同学之间，大家的话题都有点不着边际，带着刻意的痕迹。

他不愿意再看别人的表情，因为那些表情，无论是热情还是嘲讽，都似乎稍微过度了一些，压得他有些透不过气来。他只有将目光转开。

然而别墅内部如此简单，没有什么值得看的，这使他又一次注意到那些窗帘。

为什么要拉下窗帘？他忽然想起这个问题。回想起他刚才想要拉开窗帘时大家的表现，他心里的疑虑加深了。

“这里闹鬼是吗？”他装作漫不经心地说，“那么为什么不拉开窗帘让阳光进来？鬼怕阳光不是吗？”

谈笑声戛然而止，大家都静静地看着他，有几个人明显流露出紧张的表情，另外几个人虽然掩饰着，但是从他们悄悄绷直的身体，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紧张。

一时谁都没有说话。林霖雨觉得有点尴尬，咳嗽了两声，正待开口，坐在他身边的江欢雅突然说话了：“告诉他吧，”她的手指在膝盖上来回摩挲，“反正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不如告诉他算了。”

其他人没有做声，只是盯着她。

江欢雅站起身来，走到窗边，对林霖雨招招手：“你过来。”林霖雨正要走过去，衣襟却被白笑笑拉住了。

“欢雅，你是不是疯了？”白笑笑又害怕又生气，咬着牙道，“你是不是要吓死他？”

江欢雅静静地看着她，不说话。

“行了，笑笑，”杨飞轻轻拉开白笑笑，“让欢雅说吧，你还不相信欢雅吗？”

白笑笑不情愿地松开手，林霖雨走到江欢雅身边：“到底怎么回事？”

“你看这里。”江欢雅指着窗边一处地面。

那一处地面，仿佛是被火烧过，红色的地毯烧成焦黑的颜色，有几处破了洞，露出下面的地板砖来。地毯上微微散发出烧焦的味道。

“这里被火烧过，是你们不小心干的？”林霖雨问道。

江欢雅摇摇头：“不是我们，是太阳。”

“什么？”林霖雨有点不太明白，“你们在这里放了凸透镜吗？”他忍不住笑了起来。但是江欢雅没有笑，依旧是苍白着脸，看着他，直到他渐渐止住笑声，尴尬地低下头去。

“我们刚来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里的窗帘。”整个大厅里只有江欢雅一个人在说话，其他人渐渐围拢来，注意地听着，“我记得，那时候，我的旅行包是被杨飞提着，因此我走在最前面，加上我一向喜欢阳光，所以，一进门，我便第一个冲过来开窗。这扇窗就在门边，我当然也就先掀开这幅窗帘。”说到这里她顿了顿，大家都静静地等着下文。她看了看林霖雨，他脸上满是专注的表情，“你喜欢看恐怖小说么？”她忽然这样问林霖雨。

“我从不看那种东西，全部是自己吓自己。”林霖雨说，“我知道你们女孩子很喜欢看这种东西。”他微笑一下，催促她继续往下说。

江欢雅也微笑一下，继续说道：“我虽然喜欢看恐怖小说，但

是我可以肯定，我们昨天遇到的事情，绝对在任何恐怖小说里都没有出现过。我刚一拉开窗帘，还只露出一小道缝隙，一丝阳光窜了进来，落到我身上，我觉得十分温暖，但是那阳光投射到地毯上，却变成了火！”她的眼睛陡然睁大，吓了周围的人一跳，她的声音也跟着变得急促起来，仿佛又亲眼见到了当时的情形，“你看，这地毯这么厚，寻常的明火在短时间内都很难将它点燃，但是那阳光一落到地毯上，地毯竟然如同浇了汽油一般，瞬间燃烧起来。我当时吓了一大跳，赶紧跳开，窗帘自然就落了下去——阳光刚刚消失，地毯上的火，又立刻如同被水浇了一般，瞬间熄灭了。”她说到这里，已经十分激动，不由得停下来喘了口气。林霖雨只觉得她说的仿佛是天方夜谭，简直是在说故事，不觉露出一个不相信的表情。他看看其他人，他们的表情十分复杂，看不出内容，尤其是冯小乐，望着江欢雅，眼神有几分微妙，似乎含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你不相信？”江欢雅问林霖雨，“你只是听说，当然不会相信。可是当时我们都惊呆了，站在窗前，看火起火灭，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知道，我们既然喜欢探险，当然不是胆小之徒，仅仅是这么一点奇异的火，绝对不会令我们害怕，但是就在火熄灭的同时，我们听到了哭泣声。”她又一次停下来，叹了口气，“我有点累了，小乐，你继续说吧。”

冯小乐听到江欢雅的话，似乎呆了呆，清了清嗓子，继续往下说：“那是一个女人的哭泣声，我们当时听了，都并没有想到其他，只是以为房子里有个女人，于是陈若望便大声问：‘谁啊？’”

说到这里，她望了望陈若望，陈若望点点头，似乎是赞同她的

话，她微微一笑，又道：“可是没有人回答。栗诚脾气急躁，扔下旅行包便在房中四处寻找，想要找出那个哭的人来，我们也跟着一起找，可是几乎将房子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更加奇怪的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哭泣声总是那么清晰，仿佛就在我们耳边，我们分散开来，楼上楼下地找，可是每个人都肯定那个哭泣的人就在自己身边不远。找了很久，我们终于有些害怕了，再想到那道奇怪的火，更加心神不安，大家聚在客厅中，有些拿不定主意。就在此时，那哭泣声突然停止了，洗手间却传来了哗啦哗啦的水声，好像有个人在用手拨水，我们一起冲到洗手间，只看见浴缸里满满地装了一缸清水，表面浮着沐浴液的泡沫，这倒罢了，”她忽然睁大眼睛，凑近林霖雨，压低声音，“但是，没有任何人靠近浴缸，甚至连轻微的震动也没有，浴缸里的水和泡沫却不断自动扬起，就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人，正在那里洗澡。那时候我们已经很害怕，但是，更加可怕的还在后头。”

她咽了口唾沫，林霖雨已经听得十分入神，不断催促她继续说下去，其他人也是一副又害怕又想听的神情，这使得冯小乐不禁有些得意，目光飞快地扫了江欢雅一眼，继续道：“我们正要退出的时候，那浴缸里的水突然如同潮水般铺天盖地地涌出来——涌出的水那么多，不但浇得我们全身湿透，连客厅里的地毯也湿了大半。”

林霖雨看了看地毯，干燥异常，没有一点湿处，不由露出诧异的神情，冯小乐注意到他的表情，道：“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只比你早来一天，地毯不可能这么快就变干？嘿嘿，你一定想不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当时都已经惊慌莫名，一股脑地往外冲，这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一幅窗帘忽然无风自扬，阳光从窗口透

进来，金光闪闪，但是这金光落到地毯上，又变成熊熊火焰，凡是有水的地方，都燃烧起来，连我们身上，也在疯狂地燃烧，就好像刚才浇在我们身上的，不是清水，而是汽油。我们猝不及防，一个个在地上乱滚乱爬，想要灭了火，但是地上是一片火海，又怎么会灭得了？我想要逃出去，陈若望却拉住了我，他说，既然太阳光会点燃我们身上的水，那么出去暴露在太阳下，岂不是自寻死路？那火虽然在身上燃烧，却一点也不痛楚。我们正不知如何是好，忽然又听见那个哭泣的声音，哭了一阵，火又倏然而灭，地毯上和我们的身体，没有留下一点火的痕迹，连先前的水迹也没有了。我们面面相觑，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继续在这别墅里呆下去了，当下提了包便打电话联系车子要出去，不料旅游局的人回话说，最快也要第二天，也就是今天才有车。当时已经是下午，如果从这里走出去，到有车的地方，至少也要走四个小时，我们没有办法，只得留在这里住了一夜。”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

“继续呀，后来呢？”林霖雨追问道。

“说完了，”江欢雅说，“你不是问我们为什么不肯打开窗帘吗？这就是原因，至于后来的事情，我们真的不愿意再提起，只希望旅游局的车快点到。”说着她看了看墙上悬挂的大钟。

林霖雨虽然听说完了这个离奇的事，但正因为太过离奇，简直有点离谱，他实在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这种事情。然而其他人的面色都十分凝重，又显然不是假的。依照林霖雨的脾气，他是很想再在这里住一晚，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既然其他人都如此害怕，他也就不便提出这个要求，只得作罢。

“车子什么时候来？”他问。

“应该快到了。”陈若望说。每个人都流露出期盼的表情。

正在此时，忽然一道电光横贯客厅，过了几秒钟，一声炸雷在屋顶滚过，空气中迅速浮起水腥味，没过多久，只听见外面响起了鼓点般的雨声。大家纷纷掀开窗帘朝外看，只见漫天乌云翻卷，银亮的雨丝如同面条般一根根直往下落，四处狂风涌动，花草树木俱在风中起舞，空气温度迅速下降，蝴蝶谷提前进入了黑夜。

“下雨了。”岑宇扬忽然低声道。

一只白色的蝴蝶被雨打得跌跌撞撞，不断往窗玻璃上撞，想要进来避雨。刘莎看它可怜，将窗户微微开启一道缝，强烈的风立刻夹着雨水从缝隙中猛灌进来，蝴蝶却被风雨吹落了。刘莎不由叹了口气。林霖雨知道她一向很喜欢小动物，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没关系，蝴蝶天生天养，等雨一停又会飞起来的。”刘莎微笑一下，两道愁眉却始终没有展开。

茶几上的电话在此时刺耳地响起。

“喂？”杨飞接过电话。

“是不是旅游局的车来了？”白笑笑期待地看着他。

电话那边说了几句话，杨飞的脸色骤然改变：“一点办法也没有吗？”他的神色突然如此紧张，让大家都不由担心地看着他。

对方不知说了句什么，杨飞沉默了一阵，低声问：“要多久？”对方又说了几句话，杨飞黯然道：“好的，谢谢，再见。”放下电话，他深吸一口气，声音有些嘶哑：“旅游局的车，到了蝴蝶谷外……”大家都没有做声，静静地听他的下文。

“但是，”杨飞低下头，“山路被暴雨冲垮了，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进来，修好路至少需要一个星期。”

屋内变得格外安静，只有风雨的巨响在回荡。

过了不知多久，江欢雅低声道：“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别墅里



住一个星期？”

其他人没有说话。所有人当中，只有林霖雨没有觉得失望，他正想继续留下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们非走不可。